

冊十三

三國志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吳書

孫國志四十六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春縣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眾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陽出

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

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

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

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

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

於句章自稱明皇帝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王也與其子韶扇動諸縣眾以萬數

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

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漬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

以不書其名或云抄鍾其初為建康字錄



下邳表傳曰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善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中平元年黃巾賊帥

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

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二十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

縣殺害長吏獻帝春秋曰角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良稱人公將軍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

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為左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

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

所向無前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卧草中軍眾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地鳴將上隨馬於草中得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

戰汝穎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眾乃蟻附遂大

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續漢書曰儁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為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漢朝以討黃巾功拜

車騎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儁外甚親納而心忌之儁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儁輒止卓卓雖憚儁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儁被召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

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儁曰相國董卓為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朝廷稱服焉後為太尉李備郭汜相攻劫質天子公卿儁性剛即發病而卒邊章韓遂

破黃巾

特書

如聖教

卓三罪

著識也

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

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

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

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

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

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

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眾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

畱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眾未有不斬以示威

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

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

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眾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

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



封侯

討董卓

初平元年也

袁術袁術  
行破虜  
將軍

賊區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到郡

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勅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

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為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

主簿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為功越界攻討以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

城諸州郡竝興義兵欲以討卓江表傳曰堅聞之附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堅亦舉兵荆

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案王氏譜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吳錄曰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

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

祿大夫温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即承檄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

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為衣服詣使君更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

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使君何以在其

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比至南陽眾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

軍至晏然自若英雄記曰咨字子儀潁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表堅假中郎將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

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

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

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

不獲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给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

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

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

屬竝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

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

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

士眾甚整不取攻城乃引還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

步騎將校都督者甚眾軫字文才性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

惡之軍到廣成去陽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



茂之六  
為巧思

著術  
之通

進兵投曉攻城諸將志憚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  
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更士飢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無漸壘釋甲休息而布又  
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眾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堅移屯梁東大  
會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守已固穿壘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  
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  
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  
冠冢間燒柵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柵乃去堅  
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問堅  
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故術疑之陽人去魯陽百餘  
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慰  
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  
還相嫌疑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之術踞蹠即調發軍  
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  
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

卓

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

拒維九十里

山陽公載記曰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謂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

溫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臺今有本末事未暇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畱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更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渡遼見果斷蔡園慎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人同自為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亭北將千騎步與虜合殆死亾失印綬此不為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艾曰山東兒驅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強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卓曰然但殺二袁則表

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維邑堅乃前入至維修諸

陵平塞卓所發掘

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吳書曰堅

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璽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關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偽也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獻帝起居注云從河上還得六璽於關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



傳國壘案傳國壘不在六壘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宮皇甫世紀其論六壘文義皆符漢宮傳國壘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為錯未知兩家何者為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氣祕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強謂之偽不亦誣乎陳壽為破虜傳亦除此說俱惑起居注不知六壘殊名與傳國為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為壘壘雖以金於文不異吳降而送壘者送天子六壘曩所得玉壘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壘今以無有為難不通其義者耳臣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烈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壘之數要非常人所蓄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壘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壘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

**訖引軍還住魯陽**  
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會稽周囑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復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勦力乎言發涕下囑字仁明周囑之弟也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與義兵遣人要囑囑即收合兵眾得二千人從公征伐以為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

**初平三年術使堅征**  
兄九江太守昂為袁術所攻囑往助之軍敗還鄉里為許貢所害

**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  
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典略曰堅悉其眾攻表表閉門夜遣將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

**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  
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物故其不同如此也

**兄子賁帥將士眾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  
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  
江淮間人咸向之江表傳曰堅為朱儁所表為佐軍留家著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義同斷金勸策徙居舒策從之

**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  
魏書曰策當嗣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

**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  
以堅部曲還策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俊傑各擁眾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讎雪耻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絰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啓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讎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讎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俾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憂

**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  
袁術涕泣而言曰人又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准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



用貴舅為丹陽太守實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詣丹陽依舅得太傅馬  
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即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日礮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  
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  
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  
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  
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  
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  
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  
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  
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  
曲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為丹陽都尉繇至皆追逐之  
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

劉繇  
吳景  
孫賁

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  
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江表傳

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  
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

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江表傳曰策渡

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  
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即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  
麋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為流矢所中傷股不能  
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將茲鄉策遣步騎數百挑戰  
設伏于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  
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尚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策以融所屯地  
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將於海凌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

人是以士民死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  
捐城郭奔走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

東



許修  
事見  
孫氏宗  
室傳

悅競以牛酒詣軍劉詠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等故鄉即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

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治乃攻破虎等吳錄曰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

晟等各聚眾萬餘或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策母吳氏曰晟與汝父有刑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咸族誅策自討虎高墨堅守使其弟與請和許之與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與體動策笑曰聞君能坐躍勤捷不常聊戲卿耳與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與有勇力虎眾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事見後注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盡

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陽太守以孫賁為豫

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賁弟輔為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為吳

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為謀主江表傳曰策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

章詣許拜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吳錄載策使張紘為書曰益上天垂司

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感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無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

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蒸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包然北幽劉繇決力江滸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憂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飢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繇與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強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悴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歧嶷若除其偏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且與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躓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強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蓋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眾人之心中公義故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眾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補所遺忠言逆耳幸留神聽典略云張昭曹公表策為討逆將之辭臣松之以為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為討逆



軍封為吳侯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輔奉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

尉襲爵鳥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勅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偽欲因兵亂  
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為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眾妖妄知術  
鳴梟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為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  
欲還討術為國効節乞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勤是與故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大郡榮耀兼至  
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討策自以統  
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為輕欲得將軍號及使人諷輔輔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  
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襲圖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  
三十餘細賊與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鬱歛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  
內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瑀於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妻子四千八  
陽公載記曰瑀單騎走冀州自歸袁紹紹以為故安都尉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  
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各郡仰榮寵顧所不克堪與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十  
七喪失所怙懼有不任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  
領兵年未弱冠雖驚懦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為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伐罪庶必獻捷以  
報所授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  
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為不符張璠漢記及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為是而本傳誤也  
江表傳曰建安三年策又遣使貢方物倍於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  
元年所獻其年制書轉拜討逆將軍改封吳侯其眾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  
偽與勳好盟勳新得術眾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

併江東

建安四年

勳攻取之勳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眾盡降勳獨與麾下  
數百人自歸曹公

江表傳曰策被詔勅與司空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  
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術死術從弟胤女壻黃綺等畏懼曹公不敢守

壽春乃共昇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勳於皖城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備告

糴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偕偕注

歷月纔得數千斛偕乃報勳具說形狀使勳來襲取之勳得偕書便潛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

空壁逃匿勳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勳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黃輔率八千人

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即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勳妻

子表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從所得人東詣吳黃輔又於彭澤破勳

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

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大破勳勳與偕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

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將長子五千來為黃祖前鋒

策與戰大破之吳錄載策表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

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

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

時俱進身跨馬擐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更士奮激踊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壘迅

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焱火所焚前無  
生寇惟祖迸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  
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  
地無餘表孤特之處成鬼行尸誠皆  
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日罪得效微勤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  
逞且欲撫之

公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  
其難之常呼猗兒難與爭鋒也



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

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

出使會稽承陸昭逆之策虛已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

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為人惡勝已者

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義比必危殆岱以為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為輕

已乃囚之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為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收眾心遂殺之岱字孔文

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為

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未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

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

為危悚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為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

書自白貢即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暨令豫具船

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江上便殺之

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

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

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為仙人鑠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

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

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眾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

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川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

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

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

福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

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

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古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為

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按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

袁紹破後也書云授孫資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為桓王於前八張津於後死不得相讓譬言

津之死意矣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為交

州牧江表傳之虛如志林所云搜神記曰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燒厲策催諸將

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為不如下于吉邪而先趨務之

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塗艱澁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

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

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總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必見原竝往慶慰策遂

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日往視不知所在案江表傳搜神記于吉事

不同未詳孰是

策殺貢貢小子與客入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

傳曰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即瑀之從兒子也策前西征陰復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

黨圖為後害以報瑀見被之辱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策性好獵將步騎數出策驅馳

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

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貢表以示策策請貢相見以責

讓貢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士絞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讎獵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

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

二人怖急便舉弓射策中頰後騎追至皆刺殺之九州春州曰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

之眾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

孫策雖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陳登間其心腹且深險強宗未盡歸服曹袁虎爭

勢傾山海策豈暇遠而汝穎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鑒見況策達于事勢者乎又案袁



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繆矣伐登之言為有證也。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為詐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為大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非錯尤甚矣。臣松之案傅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襲許記述若斯何其疎哉。然孫盛所譏未為悉是黃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但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雖在上流何辦規擬吳會策之此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時強宗驍帥祖即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益何足慮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可何必畢志江外其當遷帝於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策未死之前久與袁紹兵則國志所云不為謬也。許貢客無聞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忘生率然奮發有侔古烈矣。詩云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責客其有焉。創甚請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夫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吳歷曰策既被創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為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評曰孫堅勇擊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孫盛曰孫氏兄弟皆明略絕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勿頸况天倫之篤愛豪達之英鑒豈各名號於既往違本情之至實哉抑將遠思虛盈之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釁之良謀是故魯隱矜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祚可終情乖則禍亂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為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曾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貌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端之論不逞杜覲觀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儉至於括囊遠圖永保維城可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傳文極簡切亦有法

二十二



吳書一

蜀川屯鳳臺  
氏圖國周由

三國志四十六

吳書二

三國志四十七

吳主傳第二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陽羨長

江表傳曰堅為下邳丞時權生

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及堅入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使養士始有知名伴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曰此諸君汝之將也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脩職貢遣使者

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

試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勲勲破進討黃祖於沙羨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

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

臣松之按禮記曾子

問子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焉之也鄭玄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昭所云伯

于曹則  
書考極立  
何顯學  
孫操手  
寫則書  
元起學  
林備子吳  
則書列  
孫權蓋  
皆祖漢



呂公老父  
蓋稱高  
祖一法也

禽不師蓋況今矣完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  
謂此也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  
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  
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  
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為討虜  
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  
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  
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江表傳曰初策表用李術為廬江太守策亡之後術不肯事權而多  
納其凶叛權移書求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乃以狀白曹公曰嚴刺史  
昔為公所用又是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  
討之進為國朝掃除鯨鯢退為舉將報塞怨讎此天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  
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勅執事勿復聽受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求救於  
曹公曹公不救糧食乏盡婦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  
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  
為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陽太守翊為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吳錄曰是時權大

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  
之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遂巡却曰君子  
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神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  
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慙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  
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眾人皆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  
之妙亦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權斂容敬焉陳荆州宜并  
之計納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為庸臣所譖誣以  
謀反權亦以終不為已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

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前鋒而  
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逃走騎士馮則追梟其

三

沈如

卷之



破黃祖

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黔歛黔音伊歛音攝分歛為始新新定

吳錄曰晉改新定為遂定犁陽休陽縣吳錄曰晉改休陽為海寧以六縣為新都郡荆州牧劉表死

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

琮舉眾以降劉備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為陳成敗備進

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眾

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

今治水軍八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羣臣莫不嚮震失色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為左

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

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雷曹仁

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江陵為仁黨所圍用呂蒙

計雷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眾圍合肥使張

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還

破曹公

魏志先攻  
會而後破  
曹公孫盛  
乃其從來

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瑜為南郡太

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荆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太守屯陸

口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聞曹公將來侵

作濡須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歎其齊肅

乃退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

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

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按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

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為廢與曹公說  
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斫船平  
乃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

從建



破黃祖

首虜其男女黠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黔歛黔音伊分歛為始新新定

吳錄曰晉改犁陽休陽縣吳錄曰晉改以六縣為新都郡荆州牧劉表死

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

琮舉眾以降劉備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為陳成敗備進

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眾

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

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為左

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

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雷曹仁

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江陵為仁黨所圍用呂蒙

計雷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眾圍合肥使張

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還

破曹公

魏志先攻  
會後破  
曹公  
自荆州還

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瑜為南郡太

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荆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太守屯陸

口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聞曹公將來侵

作濡須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歎其齊肅

乃退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

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

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

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為賤與曹公說  
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斫船平  
乃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

從建業



印董  
切字  
乎

江斬春廣陵三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參軍董和  
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荆  
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荆州與吳耳權曰  
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  
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  
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巴丘今曰巴陵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為諸軍節  
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備到公安使關羽將  
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  
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并魯肅兵竝進拒羽於益陽未戰  
會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  
遂分荆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備

詳統傳

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  
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捍權權  
乘駿馬越津橋得去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

舉軍歎恨江表傳曰權乘駿馬走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監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權受信之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脩好誓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陵亭陵亭馬為虎所傷權

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會漢水

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

外欲以為已功賤與曹公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

叔射虎  
百見張  
昭傳此  
書之  
為戒也



定荆州

書而之藥  
竟以延  
原之序  
魏

持以鬪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  
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糜芳以  
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  
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  
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  
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  
督趙雲等於章鄉遂定荆州是歲大疫盡除荆州民租稅曹公表  
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荆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貢于  
漢及令王惇市馬又遣朱光等歸魏略曰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遣寓  
觀望曹公曹公因以為掾尋遣南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為丞相魏王改年為延康秋  
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鄼筑陽筑音山都中廬五縣民  
五千家來附冬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為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

都武昌

亦以乃又  
見為形即

保若親  
美以  
魏故且  
見也  
乃也

於蜀魏略曰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  
以位次尚少無以威眾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為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  
可以怒眾眾怒然後可以權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尋陽陽  
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  
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  
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況今  
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  
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  
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踐祚權使命稱藩  
及遣于禁等還十一月策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  
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勲太公有鷹揚之  
功竝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  
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



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  
 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禹貢  
曰施潛既道注曰水自江出為施漢為潛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織絺南方之貢普遣諸將  
 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益山河朕甚嘉焉今  
 封君為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  
 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荆  
 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  
 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綬安東南  
 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  
 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  
 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  
 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

勇竝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荆  
 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  
 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忠肅為基恭勤  
 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  
 勗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

江表傳曰權羣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為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

志猶義不辱况列國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代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吞於大國也

向使權從羣臣之義終身稱漢將豈不義悲六合仁感百世哉是歲劉備帥軍來伐

至巫山秣歸使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

及五谿民皆反為蜀權以陸遜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

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  
 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  
 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



趙思

沈行

皇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斬其將

破蜀兵

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

識應對辯捷權為吳工擢中大夫使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帝欲封權子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

登權以登年級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吳書曰珩字仲

山吳郡人少總經藝尤善春秋內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為賊設姦計終不久懟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為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益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擊延英俊獎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立登為王太子。江表傳曰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犬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至少府孔雀翡翠闐鴨長鳴雞羣臣奏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

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齊為王客難之曰公之學去尊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以輕代重何為不可乎方有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斬其將

三月鄱陽言黃龍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

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

備奔走僅以身免。吳歷曰權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并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文帝報使致驪子表明光鑿駢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

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

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

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

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悔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



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恥國語曰

狸掘之是以無成功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

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

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

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魏略載魏三公奏曰臣

聞枝大者彼心尾大者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

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忘戰戰役驕縱吳楚養虺成蛇既為社稷大

憂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王孫權幼豎小子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翼

邪响伏之恩長舍鴟梟反逆之性背棄天地罪惡積大復與關羽更相規伺逐利見便挾為卑辭

先帝知權姦以求用時以于禁敗于水災等當討羽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在惻

怛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辟之

態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隗囂顧望之姦外欲緩誅支仰蜀賊聖朝舍弘既加不

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駟以成其勢光

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為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靜力致死之節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

見所下權前後章表又以愚意探察權旨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狃挾累世詐偽成功上有尉

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彊之辭終非不侵不叛之臣以為鼎鑪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

衡禍久而大崩通不決龔歷下之策則田橫自慮罪深變重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

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覺明白非仁恩所養

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鴻臚削爵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三州

浩周

元元之苦其十  
五條文多不載  
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

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

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眾嫌終始之本無所據

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

即日下詔勅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

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魏略曰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

安中仕為蕭令至徐州刺史後領護于禁軍軍沒為關羽所得權襲羽并得周甚禮之及文帝即王位權乃遣周為晟魏王曰昔

討關羽獲于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

有異圖愚情悽悽用未果決遂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舉是令

本誓未即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為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所

執謹遣浩周東里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

為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撫綏東土而中間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

忍遐棄既釋其宿罪且開明信雖致命虜廷梟獲關羽功效淺薄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即世

殿下踐祚威仁流邁私懼情願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錄追本先緒權

之得此欣然踊躍心開目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惟察悽悽重

垂舍覆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還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今權長驅不復後顧近

得守將周泰全琮等曰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篤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

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實在遠不豫



不

常

改年  
黃武

秋蜀

鄭泉

改曆

聞知約敕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釁不審今者何以要起牽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里突為干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到有詔皆見之帝問周等周以為權必臣服而東里突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是歲冬魏王受漢禪遣使以權為吳王詔使周與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周曰浩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為誓周還之後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竭云其已孤以空閭分信不昭中間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平與君克卒本圖傳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懸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以有表且說遣子之意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為可上連綴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當奉職在心當垂宿念為之先後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為分惠豈有量哉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為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已耶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為今盡宣露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為君說之宜明所以於是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為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為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為得其真而權但華偽竟無遣子意自是之後帝既彰權罪周亦見疎遠終身不

**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餘軍**

**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

**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廬殺獲數百十二月權**

**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

江表傳曰權云近得玄德書已深引咎求復舊好前所以各西

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吟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中王也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嗜酒其間居每曰願得美酒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飲之飽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滅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權以為郎中嘗與之言卿好於眾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讌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閣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矢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洽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備甚慙而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為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陵為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

**象歷**

江表傳曰權推五德之運以為土行用未祖辰臘志林曰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成於戊而以未祀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祖黃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

**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



等是月魏軍皆退夏四月權羣臣勸即尊號權不許江表傳曰權辭讓

存救亦何心而競乎李臣稱天命符瑞固重以請權未之許而謂將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

鄙故先命陸遜選眾以待之聞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內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

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為劇故自抑按就劉備薨于白帝吳書曰權遣立信

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耳劉備薨于白帝都尉馮熙聘于蜀

乎備喪也熙字子柔穎川人馮異之後也權之為車騎熙歷東曹掾使蜀還為中大夫後使于魏

文帝問曰吳王若欲修宿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於巴蜀而聞復遣修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

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

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

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飢歲所謂金城湯池強富之國也

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唱以重利熙不為迴送至摩

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五月曲阿言甘露降

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于魏五月曲阿言甘露降

先是戲口守將習宗殺將王直以眾叛如魏魏以為斬春太守數

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麋芳劉邵等襲斬春邵等生虜宗

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吳歷曰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

頭至于江乘車以木積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權令趙達

算之曰曹不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

及遠此子孫事也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

多徹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為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辨定

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而長

江巨海皆當防守不觀農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吳錄曰邵字長緒北海人長八尺為孔融功曹融稱曰

聘權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為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張溫醫豔奏其事邵

辭位請罪權釋令復職年六十三卒志林曰吳之創基邵為首相史無其傳竊嘗怪之嘗尚劉

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云推其各名位自應立傳項峻吳孚時六月以太常顧雍為

注記此云與張惠恕不能後章氏作史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六月以太常顧雍為

丞相吳書曰以尚書令陳化為太常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眾書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

威容為郎中令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時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

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



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帝大驚壽等獲副單羽蓋以還

魏文崩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是時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文帝崩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倉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吳錄曰郡治富春也以全琮為太守平討山越冬十月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為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為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為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從其可且近臣言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

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為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眾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為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眾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是歲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

長安試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令施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施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施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法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避近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琮以其眾降魏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為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

書韓 陰降魏



偽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浦為珠官郡

江表傳曰是歲將軍翟丹叛如魏權恐諸將畏罪而

凶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三然後議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言黃

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

吳錄載權告天文曰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享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地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獻繼世作惡淫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為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為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

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終天祿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為武烈皇帝母吳氏為武烈

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為長沙桓王吳王太子登為皇太子將吏皆

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闔昌門出天子

昌門吳西郭門夫差所作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篤之遼東六月蜀遣衛尉陳震慶權

踐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兖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士

與蜀

其文佳

甚詳書

其甚為

其甚為

胡德傳

其文出

其文出

以函谷關為界造為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承釁劫奪國

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今九州幅裂普天

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存作姦回偷取天

位而敵公麼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

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敵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

誰在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

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

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

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

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

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

下靈威集議司慎司盟羣臣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



後勳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  
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  
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于好有渝  
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悞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  
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  
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雷  
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  
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  
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  
仙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  
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

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溫諸葛直皆  
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爲  
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淩以軍迎布冬十月權  
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淩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  
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  
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于成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闐中令孫綜稱藩于權并獻貂馬權大悅加

淵爵位

江表傳曰是冬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  
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昔天之下莫  
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鄴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即祚于鎬京而郊其所  
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於鄴見何經典復書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鄴權  
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志  
林曰吳王糾駁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爲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

嘉禾元年  
三月  
魏遼東太守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闐中令孫綜稱藩于權并獻貂馬權大悅加  
淵爵位



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竟見天因邠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邠命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械樸之作有積燎之藉文王郊野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為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戲黎祖伊奔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為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按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時漢治長安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宮此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隄呼為澤中而衡云東之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恨無辨正之辭故矯之云惟音誰見漢書音義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勳力共定海內苟在同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父疇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款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

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

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

江表傳載權詔曰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惑作

書于民海內分崩羣生堙滅雖周餘黎靡有遺方之今日亂有其焉朕受歷數君臨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旄杖鉞翦除凶虐自東徂西靡遑寧處苟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觀變審於去就踰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為天下先元勳巨績俾於古人雖昔寶融背棄隴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之勞太師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兼受備物今將軍規萬年之計建不世之略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肅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矣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為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錫冢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率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吏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二駟君務在勸農畜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邊遠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略官方任賢顯直措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禽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君忠勤有效溫恭為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秬鬯二卣珪瓚副焉欽哉敬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臣松



為權傾諫違眾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複之慮宜達錫命乃用萬人是不愛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關塞實為無道

**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江表傳載權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

**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是歲權向合肥新**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

**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克還**吳書曰初張彌許晏等俱到襄平官屬從者四以中使秦曰張羣杜德黃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玄菟郡在遼東北相去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兼重可三四百人且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且與疆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何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就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疆等然之於是陰相約結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特為部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眾閉城門且羣德疆等皆踰城得走時羣病疽創著膝不及輩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卧草中相與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且疆使前德獨留守羣捕菜果食之且疆別數日得達句驪王宮因宣詔於句驪王宮及其主簿詔言有賜為遼東所攻奪宮等大喜即受詔命使人隨且還迎羣德其年宮遣皂衣二十五人送且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鴟雞皮十具且等見權悲喜不能自勝權義之皆拜校尉間一年遣使者謝宏中書陳伯拜宮為單于加賜衣服珍寶恂等到安平口先遣校尉陳奉前見宮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令以吳使自效奉聞之到還宮遣主簿管咨帶固等出安平與宏相見宏即縛得三十餘人質之宮於是謝罪上馬數百匹宏乃遣咨固奉詔書賜物歸與宮是時宏船小載馬八十四匹而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

是止威  
 長年  
 手寫親  
 者以  
 卒分吳  
 子牙馬  
 十又  
 此見親  
 之失

**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

**陵淮陽權率大眾圍合肥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

**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

**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九**

**月朔隕霜殺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詔**

**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秋七月有電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璠**

**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

**二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

**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

**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為亂**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寮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爲節度顧譚議以爲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爲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爲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

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爲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爲臣焉得兼之故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爲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爲比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

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平山越事畢北屯廬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呂岱討廬陵賊畢還陸口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間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爲元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



策載述最詳者以爲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年步夫人卒  
追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  
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  
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  
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  
見竝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  
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  
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  
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  
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  
役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  
勞百姓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

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

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

江表傳曰權又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

之裘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異於聖人矣

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

合尚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

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

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

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

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

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

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

二年春

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郎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間者所用頗非其人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不得以虛辭相飾

三月遣使者羊術

鄭賈將軍孫怡之遼東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

文士傳曰曹字敬先



沛國人父札才學博達權為驃騎將軍以札為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儀曾其少子有文  
武姿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呂壹賓客於郡犯法曹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請曹權  
大怒召曹還潘濬陳表並為請得釋後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孫淵已為魏所破還遷執金吾子豐  
字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相往反司空張華辟未就卒臣松之聞孫怡者東州人  
非權之宗也

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羨冬十月將軍蔣祕南討夷賊  
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  
攻零陵桂陽及搖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眾數萬人遣將軍呂岱  
唐咨討之歲餘皆破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  
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飢困自今以來  
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  
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壅發渠以備盜賊冬十一月  
民飢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夏四月遣衛將軍

太子卒

立太子

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  
六安琮與魏將王凌戰于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  
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柤中

漢晉春秋曰零陵太守殷札言于權曰  
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  
童莅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人宜滌荆揚之地舉強羸之數使強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  
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眾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  
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洛之眾勢必分離掎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益一軍  
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眾循前輕舉則不  
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  
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權弗能用之

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馬宣王救  
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秋八月陸遜城邾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興為嘉興百官奏立皇后  
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錄饑寒者尚  
未恤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  
三月海鹽縣言黃龍見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太官膳秋七月遣將  
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



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順營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獲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若

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江表傳載權傳曰督將山叛而殺其

妻子是使妻去夫子棄父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楹茶陵縣鴻水益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

三族吳歷曰茂本淮南鍾離長而為王凌所失叛歸吳吳以為征西將軍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茂與兼符節令朱貞無難督虞欽牙門將朱志等合計伺權在苑中公卿諸將在門未入令貞持節稱詔悉收縛之八月大赦遣校尉陳

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相中斬獲千餘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為丞相車騎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呂岱為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

大將軍江表傳曰是歲權詔曰謝宏在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為便其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勅以輸藏計界其直分有所枉也



十年春正月有大司馬全琮卒

江表傳曰是歲權遣諸葛壹偽叛以誘諸葛誕誕以步騎一萬迎壹於高山權出涂中遂至高山潛軍以

二月權適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

江表傳載權詔

曰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權曰大禹以卑

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徒武昌材瓦自可用也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

江表傳載權詔曰朕以寡德過奉先祀茲事不聰獲譴靈祇夙夜祗

戒若不終日羣僚其各厲精思朕過失勿有所諱

三月宮成夏四月雨雹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鄱

陽言白虎仁

瑞應圖曰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則仁虎不害也

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修身行

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茲書云

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職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丙寅

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

吳錄曰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八月癸丑白鳩見於章安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八月

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鄣魯王霸賜死冬十月魏將文欽偽叛以誘朱異權遣

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遣

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荆

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拒之皆引還

庚聞揚都賦注曰烽火以炬置

孤山頭皆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時合暮舉火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郡南沙

是歲神人授書告以改

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

稱王表

吳錄曰羅陽今安固縣

周施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

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

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

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

廢太子和

立太子亮

其書也

以元太元



數使近臣齎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孫盛曰盛聞國將興聽於

志衰讓臣在側廢適立庶以妾為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偽設符命求福妖邪將凶之兆不亦顯乎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

深八尺吳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

郊還寢疾吳錄曰權得風疾十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為太子太傅詔省繇

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王居武昌

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為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

吏數詣王表請福表去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諡曰大皇帝

秋七月葬蔣陵傅子曰孫策為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

以為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分任受職乘間伺隙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

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

至于讒說殄行胤嗣廢斃馬融注尚書曰殄絕也絕君子之行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臣松之以為孫權橫廢無罪之

暴皓若權不廢和皓為世適終至滅凶有何異哉此則喪國由於昏虐不在於廢黜也設使亮保國祚休不早死則皓不得立皓不得立則吳不亡矣



權之廢  
和殺霸  
而立其易  
少子為嗣  
之欲效漢  
永豐燕立  
中陵故事  
即俱矣  
以元建  
興

吳書三

三國志四十八

三嗣主傳第三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畱意。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為帝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為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冗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巢音祖了反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畱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母丘儉



破魏軍

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

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臣松

殺諸葛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軍還  
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  
者大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  
於殿堂大赦以峻為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  
明年改元

改元五鳳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月星茀于

斗牛江表傳曰是歲交  
趾稗草化為稻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眾西入  
戰于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

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于橐臯欽詣峻降淮南餘眾數  
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于  
高亭交戰珍敗績留贊為誕別將蔣班所敗於菰陂贊及將軍孫  
楞蔣脩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  
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羨離里山  
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為廣陵太守留略為  
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為監軍使者督徐州  
諸軍事民饑軍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吳歷曰正月為權  
立廟稱太祖廟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

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

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緄為侍中

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緄代峻大怒已丑大司馬

太平元年



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為丞相胤不聽矣耶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胤胤遣使以詔書告喻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已酉大赦改年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胤為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胤事覺胤殺惇迫憲令自殺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胤于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為湘東郡西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部為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胤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

吳歷曰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問左右侍臣

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扣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溼今外溼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錫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錫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錫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首伏即於目前如斃鞭斥付外署臣松之以為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溼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奸也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慧然猶謂吳歷此言不如江表傳為實也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眾保壽春

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為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眾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胤率眾救壽春次于鑊里朱異至自夏口胤使異為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為亂廷尉丁密部兵校尉鄭胄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胤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胤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



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誕及左右戰

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爲章安侯詔州郡伐官林

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繇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

謀誅繇九月戊午繇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

臣會宮門黜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學太

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

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

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

覺而異之孫亮廢已未孫繇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

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繇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

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

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

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坐己卯休至

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

便殿謙不卽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卽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

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

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繇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

道側休下車答拜卽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將軍

繇爲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

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爲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

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

傳  
孫休本

永安元年



迎封為鄉侯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

鉤斬袖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之鑒往干之術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備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為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奸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常為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為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祭服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宅種柑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死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柑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遺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

用此何為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址枯樹猶在

已丑封孫

皓為烏程侯皓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江表傳曰羣臣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蒞事日淺恩澤未敷

加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又固請休謙虛不許

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

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

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款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

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勲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

丞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

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

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

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

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為役聽其父兄所欲畱為畱一

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

位一級頃之休聞緜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

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緜即日伏誅已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

臣加布為中軍督封布弟惇為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為校

尉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道世治性為時養器也自建興

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

誅緜



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  
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  
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玉化以隆  
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于王公之上  
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  
民之瞻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  
夫不耕有受其飢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飢寒竝至而民不爲非者  
未之有也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  
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  
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強贏課  
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

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  
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  
及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  
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鳥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  
謠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  
聞黜爲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吳錄曰或云休鳩殺之至晉太  
康中吳故少府丹陽戴顛迎亮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  
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爲黜陟之詔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  
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

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卽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卽位朝政昏亂偉  
方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  
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爲  
議郎加二千石秋以終厥世偉遂陽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九月布山言



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月更生築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八月壬午大

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子暈為太子吳錄載休

有各以相紀別長為作字憚其名耳禮各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輩字伯明者也孤常晒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己為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為最不謙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暈暈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茵茵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暈暈音如兇觥之觥字異異音如玄磬首之磬次子名柜柜音如草莽之莽字显显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寇寇音如褻衣下寬大之褻字焚焚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棄避其普告天下使咸聞知臣松之以為傳稱各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違明誥於前修垂嗤駭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夷滅師服之言於是乎微矣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相

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

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

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

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

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羣

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

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

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

欲令人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

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

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

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

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關悟

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

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

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祚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

也玄雄玄揚



禮自嫌瑕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是歲使察戰到交趾調孔爵大豬臣松之案察戰吳官名號今揚都有察戰巷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趾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謂謂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謂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分武陵為天門郡

吳歷曰是歲青龍見於長沙白燕見於慈湖亦雀見於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

太守盛曼率眾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徼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眾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

江表傳曰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輩出拜之休把興臂而指輩以託之

時年三十諡曰景皇帝

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成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徽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王公之家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

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皓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亾而交趾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彊昔為烏程



以元元興

僅學太  
之名而諸  
子受刑  
之其字  
天元橋  
加郎

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  
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與布說休妃太后朱  
欲以皓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  
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  
年也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續大將軍丁奉為左右大司馬張

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為景

皇后追諡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暉為豫

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江表傳曰皓初立  
發優詔恤士民開

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  
擾於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皓既得志驪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

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以譖皓十一月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葬定

陵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吳歷曰牧本名密避丁密改  
名牧丁密避牧改名為固舅何洪等三人皆列

侯是歲魏置交阯太守之郡晉文帝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

將徐紹孫或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皓  
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後

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  
以爭強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  
唯華夏乖殊方隅地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駭元困  
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全軍  
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旆東指以  
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二  
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  
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  
邦其全百姓之命夫料力付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  
危即順屈已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  
也今朝之遺徐紹孫或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  
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  
固不獲已也

甘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隨紹或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

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

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

以元甘密



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

江表傳曰：皓書兩頭言白，稱各言而不著姓。吳錄曰：皓字子丹陽人，初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

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為豫章太守。于寶晉紀曰：陟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

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僕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

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僕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王失土為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

成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為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為之

禮。臣松之以為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吳錄曰：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

徙東冶，唯陟以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瞻字思遠，入仕晉。驃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權外甥也。璆後至中書令，太子少傅。紹行到濡須，召還殺

之徒，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美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

露降，於是改年大赦。秋七月，皓逼殺景后朱氏，不在正殿於苑

中小屋治喪，眾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

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

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至洛，遇晉文帝崩，十一月乃遣還

痛著其忠

魏禪焉

改元寶鼎

皓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部為始安郡，桂陽南部為始興郡，十

二月晉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帝及

還儼道病死。吳錄曰：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皓

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鏖，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頎，並結縞帶之好。忠說皓曰：北

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

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

強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

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強，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

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關庸可棄

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皓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

絕，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為左丞相，常侍萬



或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眾數千人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劫皓

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眾萬餘

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漢晉春秋曰初望氣

者云荆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為徙土得計也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

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分會稽為東陽郡分吳丹陽為吳興郡皓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

毀五等為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闢立乃至百五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

水及丹陽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明

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以零陵北部為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

將軍滕牧留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宮大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

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吳歷云顯明在太初之東

江表傳曰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堊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

伎巧工役之費以億冬十二月皓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為安成

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書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

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秋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

州刺史劉俊前部督修則等入擊交趾為晉將毛炅等所破皆死

兵散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月改年大

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珣蒼梧太守

陶璜由荆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趾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

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太司馬施績卒殿中

列將何定白少府李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

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

赦

改元建衡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眾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東觀令華覈等固爭乃還江表傳曰初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降人言壽

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過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是歲汜瑁破交趾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當倒戈耳皓聞之乃還

還屬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晃等戍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沒者刺史受其罪稷等日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瑁瑁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並諫瑁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糧盡救不至乃納之華陽國志曰稷犍為人吳建寧人稷等城中食盡死

者半將軍王約反降吳人得入城獲稷晃皆囚之孫皓使送稷下都稷至合浦歐血死晉追贈交州刺史初毛晃與吳軍戰殺前部督修則陶瑁等以晃壯勇欲赦之而則子允固求殺晃晃亦不為瑁等屈瑁等怒面縛晃詰之曰晉兵賊晃厲聲曰吳狗何等為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割其心肝罵曰庸復作賊晃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使晃長子襲爵餘二子皆關內侯此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

大赦分交趾為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以武昌督范慎為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

避皓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蓐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

鳳皇

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入犯禁委官語在權傳特為減死一等復使為官蓋優之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西苑言鳳皇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眾悉降闡及同討數十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

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廬陵江表傳曰初皓游華里或與丁奉留平密謀曰此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

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泄皓聞知以彧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銜之後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或自殺平憂懣月餘亦死何定奸穢發聞伏誅皓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為布江表傳曰定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定後

邪僭媚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為樓下都尉典知結繩專為威福而皓信任委以眾事定為子求少府李勗女不許定挾忿譖勗於皓皓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直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兔供廚所獲無幾吳人皆歸罪於定而皓以為忠勤賜爵列侯吳歷曰中書郎奚熙譖宛陵令賀惠惠劭弟也遣使者徐榮訊治熙又譖榮顧護不即決斷皓遣使就宛陵斬榮收惠付獄會赦得免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為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封淮陽為

魯東平為齊又封陳畱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慎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會稽邵氏家傳曰邵

疇字温伯時為誕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嗜嗜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舍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人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斷

絕海道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凶叛大司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分鬱林為桂林郡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

以元天册

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

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

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

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

無資糧表求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曄見皓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

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

古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之石印又

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許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

啓皓皓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逮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為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答休祥又吳興陽羨山

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

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以元天册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騶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為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是歲奸情發聞伏誅

江表傳曰俶父會稽山陰縣卒也知俶不良上表云若用俶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許之俶表正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承言收繫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俶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眾奸竝發父子俱見車裂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

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

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

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眾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

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

蒼梧族攻始興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識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于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

大懼曰此天亡也八月以軍師張惲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

勝循為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

馬興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

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

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

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

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

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耆為侍芝郎平

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佗向涂中安東

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

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

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為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

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



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迂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皓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

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昭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則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思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能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爲酷虐皓爲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裕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沉人君乎哉視人君相連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凡仁所答峻等皆善之文多不悉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陽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

于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帥衆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橋衆才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強敵在前

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僞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阬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無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以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辭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于版橋獲悌震瑩等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爲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爭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敵承之繼以慘虐內與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驅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爲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闔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強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爲不可哉昔楚劔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于魏晉來伐吳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各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于此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爲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邪莫幸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



此降崇傳  
降崇崇  
表

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 吳錄曰：少知名及處大任，希合時趣將護左右，清論議之。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弟，至楊府，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榮至晉，百元帝時，猶在。三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昏，皓惶憤從之。實

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戰船，自足擊之。於是合眾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眾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佺、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佺、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聞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濬，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舍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江表傳載皓將敗，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

千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為各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眾遠來，臨江，庶竭勞瘁，眾皆摧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愧悵。于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竝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邪？孤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士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凶，吳孤所招也。曠日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平公，其最勉奇謨，飛筆以聞，皓又遺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悖，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才瑣質穢，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誠，詩人有彼其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管仲極難，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為漢臣，舍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勗休尚，愛敬動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已。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

降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佺以皓致印綬於已，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

大康元年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絲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搜神記曰：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中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



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燦爛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榮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錮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疎身而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公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干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棟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抗之克步聞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

五年皓死于洛陽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六葬河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其榮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

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

于魏載  
上同論  
不諱  
叔字  
于吳載  
辨之於  
而兩家  
興之也  
了於矣  
用簿書  
位

羣黎故必仰協乾坤覆燾萬物若乃淫虐是縱酷彼羣生則天人殛之勦絕其祚奪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議何者誠四海之酷讎而人神之所擯故也况皓罪為連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冤魂滄室荐社未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加豈龔行天罰代罪弔民之義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懲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聊譖猶然矧譖虐乎且神旗電掃兵臨僞窟窮勢迫然後請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陸機著辨論言吳之所以亡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奸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祚蒸禮皇祖於是雲興之將帶州颺起之師跨邑哮嚙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勦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孽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虞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而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於紫闈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敵心發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平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奸謀善斷東昂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影隨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恒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女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



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算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眾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噤然有吞江嶺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馮帝王之號率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斲財匱而吳魏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泱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苦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殺卒循江而守長戟勁鏃望颺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循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開明珠瑋寶輝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起輜軒騁於南荒衝軻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歿幼主蒞朝奸回肆虐景皇事興度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殺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變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寸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眾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不改而成敗實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翁因險飾習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故呂蒙於戎行識潘璋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敗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鞞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實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商

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踟躕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與服蓋謙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醴化懿網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憲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亾之患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亾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亾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呢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諭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亾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伎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保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眾雲翔電發縣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成反虜踰跡待戮而不敢北闕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三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城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眾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亾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亾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眾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勤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與而禍遽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亾之至數恭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眾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



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  
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三





